

致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时光

小记者 柳州铁一中学2022级(18)班 蒋天恩

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时，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回到柳州铁一中的三年时光，酸甜苦辣、嬉笑怒骂一一登场。

最有滋味的时光是军训夜里熄灯前的漫谈。天南海北的话题缓解了我因初到新环境而紧张的心情，你一言我一语便是一个晚上的欢乐。许是当时尚未真正进入高中阶段，没被繁重的学习给洗礼过，这段时光一直到我高考结束，依旧鲜活。记忆里同学们的脸上都是灿烂的笑，熟悉又生动。

后悔的是由于自己“安于现状”，直到毕业都没有把食堂所有的窗口尝一遍，更后悔的是因为觉得小食堂的小铁锅价格稍高便没去吃，结果想去尝试时发现已人去窗空。现在回想，内心只余穿越回去给自己一个狠狠的

暴栗的想法，旧时光里射出的箭最终还是命中了现在的

自己。

柳州铁一中的食堂是不会让你抢饭的，你大可以下课后悠悠哉哉地漫步过去，再挑选今日心头好。打包饭菜回到宿舍，随手拉开一个凳子坐下，与陆陆续续回到宿舍的舍友们畅聊一段闲话。这样的日子天天过是没有味道的，毕竟再好的珍馐吃久了也与粗茶淡饭无异。可是一旦嘴巴没了这口，内心的瘾便开始蠢蠢欲动。人总是在失去青春后才回忆青春，这话是有道理的。

那些所谓叛逆的时光，现在看起来都是求之不得的美好，可当年与我赏花的人，现在如同飞花一般四散，再次相聚又不知是何年何月。曾经聊过的话题正藏在每一间宿舍里，等着新的人开启；曾经聊着各种话题的人，从这所学校走向了各地。

我不是一个喜欢煽情的人，刻意的情感渲染对我而言是一种“酷刑”。然而每次

忆起教过我的老师们，我总是忍不住想流泪。曾在一本书上看见这么一句话：“我从未令你们骄傲，你们却视我为珍宝。”这本是描述父母的句子，用来形容我的老师们也未尝不可。

仍记得语文老师每次晚自习坐班时那伏案批改作业的样子；记得他亲自为我们的答题卡和作文打分，只为了更好地分析我们的薄弱点；记得某次语文考砸后，在校外粉店偶遇他时的心虚；记得他虽然饱受失眠困扰却依旧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。高中三年认识的老师很多，不乏像语文老师一样兢兢业业的。我很感谢他们，是他们支撑起了我的高中生活。

高考复习阶段，雨多得让人有些心烦，教室里大水虫“嗡嗡”声，遗落下数不清的翅膀。就连喊楼的那天晚上都有虫子出没，我曾有幸看过班级同学拍摄的“灭虫记”，那段时光虽然讨厌，却

也回不来了。

我不喜欢目眩神迷的光，喊楼时“咚咚”的音响也让我头晕，可是即使是躲到了教学楼区域，我仍然能感受到那一股子独属于青春的气息。少年人的锐气是很足的，喊楼唱歌时就一下子放出来很多，震得人心悸。

高考结束时下了一场大雨，从考点走出后骤然被淋了个湿透的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畅快，仿佛18年来身上的负担在此刻可以暂时全都卸下，只需要去享受大雨就好。此时此刻，我终于有时间耐心去观察从天而降的水珠，它们或许不久前才从我脚下流过，或许来自遥远的他乡，或许是我出生时啼哭的泪滴。这么一想，我的青春便在此刻完成了最盛大的一次闭环。

大雨洗刷了一夏的燥热，我笑着跟同学说“我的夏天结束了”，收获了一圈大笑。是啊，六月是夏天刚刚开始的季节，怎么能说夏天

结束了呢。

可是我的夏天，真的结束了。

那个享受着别人高考带来的三天假期的夏天。

那个肆无忌惮欢笑的夏天。

那个和一道难题搏斗的夏天。

那个与喜欢的人一相视就会脸红的夏天。

那个与朋友们夜话到凌晨的夏天。

那个为了高考拼尽全力的夏天。

真的结束了。

我的夏天。

我的青春。

那么，就用这首词来结束这纯真而烂漫、活力而珍贵的高中时光吧——

鹧鸪天·为高中毕业赋

从来大雨洗是非，休似辛党各有归。一日葱茏是盛夏，三年时光东流水。

今别处，总思量，当时书生意气扬。赏花诸君如花散，断鸿过客暗神伤。

写春

小记者 柳州铁一中学城校区高一(10)班 覃向晨

设若枝桠折断，春天惟努力生长。设若花朵凋残，春天惟含苞再放。
——史铁生《比如摇滚和写作》

我仍记得去年被邀请到小记者学习经验交流会上分享前，李老师对我的评价：“文笔一直很不错的，坚持写下去哦。”

我感到受宠若惊，因为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能靠文字在敬爱的长辈心中留下痕迹。说实话，我的才艺技能并不少，比起写作，我更擅长的是画画或朗诵，这二者是我认真倾注心思去努力的。而写过的文章，从来都是我向文学大家拙劣模仿的产物。

也不知何时起，我再也抽不出完整的时间写作了，常常写了几段就卡壳，或是满腔情绪不知从何抒发。看到小记者版面上后辈们精妙的表达，我加深了对自己写作能力的质疑——所以，我为何要写？又怎么去写呢？

高中对学生的写作能力要求更高，我们摒弃了记叙文、散文的煽情，转而尝试议论文理性的剖析与独到的见解。这对我这个如此感性的人来说更是挑战，我一头扎进议论文的学习，已经无心顾及考场外的自我感动。

可是，如果抛开“学

生”，以“少年”谈论呢？

同学老师常夸我多才多艺，应该更自信一些。“应试作文和自己的表达是不一样的，多多表现自己吧！”我只是苦笑——并非不自信，不过在为自己的能力无法写出想要表达的情感而着急。

学习压力和一些身体原因是我无限焦虑的来源。我总是往脸上贴金般觉得自己和史铁生老师有几分相像，但我却没他勇敢。他是文坛中鲜少给我“文字震慑”的人，我深陷在他舒缓的回忆、激荡的情绪、饱含生命之重的哲思之中，于是长久蛰伏在我心底的质问在刹那得到回应。

当负面情绪不可抗地把我包围时，我就写日记，把文字洒在纸上以保护摇摇欲坠的心。事后再读，惊讶于当时斐然的句段——那绝不是文笔的卖弄，而是拯救自我、百分百的“零度写作”。后来，我也会记下印象中的美景、一闪而过的思绪，都不是完整的文章，更多的是句段甚至几个字。

为何要写？因感性的心需要抚慰的工具，复杂的情感需要盛放的容器。怎么去写？以没有修饰的白纸激荡起生命，用如摇滚乐的声嘶力竭续写春天。

再执笔吧，创作至上。

走，去田野

小记者 壶西实验中学2022级(1)班 郑爽

清晨的风带着露水的清凉轻轻掀动窗帘时，我便知道该走向田野了。放下手中的书本，脱下整洁的校服，换上沾满泥土气息的旧球鞋，沿着那条被晨光镀成金色的小路，我一步步走进自然的怀抱。

田野的清晨是被虫鸣唤醒的。刚迈过田埂，就听见蟋蟀在草丛里拉着小提琴，露水从稻叶尖滚落，“滴答”一声打在青石板上，像是为这场晨曲伴奏。远处的稻田铺成一片嫩绿的海洋，微风拂过，稻浪便顺着风的方向轻轻摇晃，露出藏在禾苗间的野花——紫色的打碗花缠着稻秆往上爬，白色的蒲公英举着“小伞”，还有不知名的碎花，星星点点撒在田埂边，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盒。

最热闹的要数田边的水渠。清澈的水流“哗啦啦”地唱着歌，水底的鹅卵石看得清清楚楚。偶尔有小鱼从石缝里游出来，甩着尾巴调皮地吐泡泡，惊得岸边的青蛙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水里，只留下一圈圈荡漾的涟漪。爷爷戴着草帽在田里除草，锄头起落间，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他直起身

擦汗时，阳光透过草帽的缝隙落在他脸上，汗珠在皱纹里闪闪发光。

走到田野深处，视野忽然开阔起来。远处的村庄藏在薄雾里，屋顶的炊烟像丝带轻轻飘着。几只白鹭从稻田上空掠过，翅膀扇动的声音打破了宁静，又很快消失在远方的树林里。我坐在田埂上，看蝴蝶在花丛中跳着圆舞曲，听风吹过稻穗的“沙沙”声，原来大自然的声音比任何音乐都动听。

夕阳西下，田野被染成温暖的橘红色。爷爷的身影被拉得很长，他脚步轻快，肩上的锄头沾着新鲜的泥土。我跟着他往回走，路边的蒲公英被风吹起，白色的“小伞”带着希望飞向远方。原来走进田野，不仅能看见风景，更能听见生命成长的声音，感受大地最温柔的拥抱。

